

明從信錄



明從信錄

全十冊

明·陳建輯
沈國元訂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
揚州古籍書店發行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 定價九十元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九

丁未 萬曆三十五年

秀 卷三十九

二月會試以掌翰林院禮部侍郎楊道寅協理詹事府

部侍郎黃汝良充主試官取施鳳來等三百八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岡等

差是科人文之盛亞于壬辰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林欽撰姚宗文丁紹獻

元韓日綱張廣李康先李標傅振商潘潤

量楊道寅錢龍錫李胤祥麻僊楊嘉運以

聖朝從信錄 卷三十九 國教習

侍郎蕭雲舉詹事疏會推諸臣

可上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已明

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氣國家多事

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

諭來行特諭卿知欽此

吏部奉 旨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遣

官召用錫爵具疏謝 恩辭 召 出文集

閏六月二十四日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

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民渰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其大內紫

金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嘉靖

甲寅更深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

三百六十石渰死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個多公私

物民聞田廬一切流盪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

奔清淘湯輿馬不得前城堙不可涉誠近世未有之變也

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處小民量賑

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出小

是年召禮部尚書于慎行入東閣未赴卒蓋

聖朝從信錄 卷三十九 國教習

以葉向高李廷機為禮部尚書各兼東閣

廷機拜 命未及踰年即杜門乞休半歲之中疏凡四

十餘上俱不報所著九邊屯政考定 廟廷長慮也其

辭曰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

地肥沃可種者悉為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

亘數千里于焉耕耨于焉捍禦益即古寓兵于農之遺

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

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勤于上耆碩摩畫于

下將臣經畧于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屯政為孜孜顧

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并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

也。高皇帝開海內之製，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備備議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氏，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產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久也。謂將領能

聖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勵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幼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夏命鳳憲官以時巡察，任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遷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漕輸貿易多至一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諒也。天順中，御書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

聖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入也，常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閒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取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國帑流裂，收貯之後，侵欺侈用，以管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特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通，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偏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然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不繼士馬不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罄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幹吏，開荒蕪，革豪強，嚴乾設，修亭障，遠斥候，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勸，適生厲階，大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

明詔能有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去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役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於垣士屨於伍內有以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撻虜其誰與敵哉

山名臣奏

大學士朱廣疏畧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等之言流離墳尾無非感悟等之狀乃者齎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絃而知其說礦稅令等如何抵對如何揣摩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五

抵對揣摩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譏

皇上於章疏可以留中而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日增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許語橫加輔相之地真苦海矣

出奏記

初平秀吉將歿令源家康領東井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曾景勝叛據關東家康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敗輝元專國政秀賴因娶家康孫女而蔭摩州兵最勁太守平義弘稍與頗頤及家康老兩曾幾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自長岐島外盡與其子爲難勢且中變往丙午朝無報家康已代秀吉爲王

盡反前轍迨丁未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秀賴於大坂止給廩食頃則復以兩酋吞攬來報然竟未審情實

出日本記

一宗室入門見一巨人從非來著白衣白幘耳有銖高

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出日本記

汪宗孝歛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

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照跳瓦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

廢也丁未入京師至蕪城店作夢文皇遣緹騎召使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六

治水引見殿上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

進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文

皇色不懌有卓衣人長跪同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

三楚三吳沉寗產蛙人相噉食宗孝傷感遂病卒

紀錄彙編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

二月閣臣葉向高上當今第一急務疏曰臣少讀大學一書其論治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為天下國家者今日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者不錄矣巡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常經年曠業 祖宗設立百司庶府強半空虛而

皇上猶若贅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惜名爵有印刻不與之弊臣謂不然意者聖心

於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員缺許多亦未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七

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即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乎居因循苟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如操舟順水安流篙師杜工或不必要盡其至於急浪驚濤前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矧今紀綱法度廢弛已極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得假以市恩所以重新不知爵位官職皆出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歡呼曰此

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催請也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財今日枉廷諸臣頗

知尊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

為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為此以

催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屬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

皆輕視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歟况人

品不同難以例論懷私貪位之輩豈敢謂無固亦有身受

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緊以嗜進疑

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為今日之紛紜

正繇于不用如其用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

多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八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則更可慮者太倉積儲盡太僕馬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即大官供應之需亦朝不及夕矣涸轍之餽日望救于西江無米之炊徒興嗟于巧煩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無如是之困苦危急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秦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者

聖心於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天下公

共非上所得私况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不用者為

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且臣妄億兆富有四海窮

天極地無非一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乃稱得意耳。如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膝鎔。此何貴于萬乘。而母乃示天下監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矣。其一。必謂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股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贏彼縮。理勢必然。今輦轂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卽思逃徙。象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剝肉醫瘡。以償租賦。每聞催征積逋。輒疾首蹙額。怨詈守令。敲朴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象。卽幸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捉襟露肘。卽在留曹。曹署戶工二部戶部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甚夫酌行潦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則。將安所挹。而安所注乎。目者小有給發。列曹主吏至相與諄語。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爲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猶未定。邊事尚紛。遼左諸夷。雄點日甚。雖聖明在御。恩威懼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庚癸長呼。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戎虜之心。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九

乎。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藉皇上威靈。攘除戡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今滇南苗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之來。天下人見皇上拔

千疎遠之中。以爲曠世遭逢。必有一番聽用。一番感格。臣亦廩廩兢兢。被濯振奮。惟恐以不肖之心。有傷

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日見朝端景象空虛。若此竊謂處

聖明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十

岌岌。皇皇之慮。心竊惜之。日追隨二。見其蒿目焦心。殷憂積念。諸所揭請。肝胆俱竭。大者如

皇上日講之官。東宮開講之期。頻煩懇瀆。皆不得報。每

相對嘆息。以爲居如此高位。受如此厚恩。而進不得瞻望

天顏。退不能發舒悃摯。每日所供。不過票擬。尋常一二套

數本章。以爲職業。心竊愧之。至愚極陋。雖欲效芻蕘之

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人理財二事。妄意

皇上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及。故敢以其私衷

忖度。冒昧言之。蓋實見今日國家治亂安危。間不容髮

若只爲諸臣一身計。進退用舍。爲持籌主計之臣較尋常

盈虛出入則萬不敢以此輕瀆君上自取煩聒之罪

伏望聖明俯賜省覽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臣等

所推日講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

次第檢發令其供事仍勅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

少作何處補何事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宣索

上供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扞格匱竭之病為之一瘳而

太平之業可立致矣論屏奏草

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

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濫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

被淹沒過迥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

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

漂屍懷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

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湯為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

航徧於陸地魚鼈送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奏

吳固水鄉加以霖雨夾旬城中架木而居鄉民鼓舟而

竄田室廬井鷄犬桑麻蕩然無復存留一望汪洋無際

民艱於食旋有聚衆行掠者撫臺周懷魯素有威望嚴

處數人而東南賴以靖謐

時蘇人某從湖州歸方二百里舟人鼓柁而行每逢牆

何處矣品小

十一月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

課儀真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報

閣臣葉向高條陳時政揭曰臣觀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

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真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

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

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

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虜

闖郊關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即九門亦各使大臣分守

今劉鎮報虜五萬騎窺邊雖以我

皇上威靈必不敢震驚畿甸萬一邊臣不戒如嘉靖將令

何人任管鑰之司效奔走禦侮之力耶臣竊憂之戶部尚

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日

來控訴于臣工部又以賞賚無措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

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怨相尤臣每票擬此等

章疏則茫然莫知為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

何又復瀝情苦告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可以

為國乎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亡流竄每聞號訴盡

為酸心叩其受害之故半為鋪墊半為奸胥于國家曾

倘有風塵之警及于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
人卽有民亦不肯爲用臣不知何所持也人情洵洵無可
委咎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
舊歲于慎行之歿臣廢以爲美今廢已垂危而臣廷機亦
眞病矣臣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孱然之肉其
足食乎日夜憂惶不能安處伏望

聖明垂憐而軫念焉

繪屏奏草

時福州軍蘇九郎妻鄧氏一產兩男兩女

邸報

輔臣朱賓卒遺疏請補閣臣忠惻可掬後謚文懿

十二月閣臣藥向高請補宮僚揭云照得東宮轍講已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十三

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乃併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
等屢次題請未蒙允補此猶從來所無之事也揆之典
制參之時宜元良輔導之職萬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
侍讀傳新德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顧天堦左春坊左諭
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之蕃堪充講
讀官制誥房辦事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
左評事范可授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吳道南量陞

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堦
量陞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偕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
之蕃春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授向經侍書日久量陞
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
職事伏乞勅下吏部遵照施行

邸報

陳繼源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
遷溫州司獄窮老矣亦却倒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
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獄於府者也繼源固辭
請屬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
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十四

能供饘粥依老僕以居人深憐敬之又聞其爲小吏上
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
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
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
救孫胥得間遣出獄不歿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繼
源溫麻人

出三司獄傳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大旱
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可種出俸
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探幽凡數里忽
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關天行非旦夕可速

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太息曰可惜可惜向東井方

一孤樹指曰君欲活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

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

香美異常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

人替項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開得者亦稱是

又三日率眾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澍因令百姓菜

蕎並種復大旱四十日前苗盡稿久之忽霖雨無常枯

菜曝乾充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詛龍之法令力士繞

潭極口呼噪罵譚中漸有波浪浪以致雲興雨霽而獨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十五

無雷海疑坐不動曰龍亦獸耳我今奉天子命治百

姓終亦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冕而稱山人者造其室

父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杜

登卦輯纂高書訓雅有體裁紀錄彙編

是年海建修貢奴酋混入南關猛酋勅三百六十三道冒

領賜賞部案驗諭無兼弁建典考

已酉 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

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揭云

今日民間訛傳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

心驚惶之情狀亦可槩見矣剿鎮去京師甚近虜眾動稱

數萬戡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

抵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為他日之

實事乎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變盡皆離心誰為

國家效守禦之力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十六

以答應況化龍今尚病臥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

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縱未盡允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檢發使緩急

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

戶部錢糧苦稱匱乏只有老庫八萬即使盡發所濟能幾

而太僕寺雖尚存少許緊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計

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諭解奏草

剿鎮督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能禦

虜恐生中變兵部請申飭京營添設哨探閣部請

上發帑以給邊餉謂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自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暫移移令其日後補還伏候 裁奪

報

邸

閣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關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全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為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寧不立見其斃此臣之所以懇懇請補閣員也

論

二月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胤逮解至京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十七

吏禮二部缺官掌印閣臣葉向高揭奏銓衡典禮事務煩多勢難停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之事往時掌印官缺稍可令人暫署今六部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尚在供職陪祭時忽敗什壇中至今未甦即本部之事尚不能理況于兼攝伏乞 照用原推官二員分補二部

論

奏

吏部參糾擅去諸臣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長往劉道

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尚在近郊議處有差

報

閣臣葉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言曰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度官韓睦即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擾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即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即如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罅隙竊聞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傍觀繼而佐關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野朝夷好莠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衆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俟之月後則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十八

又自定者有爭辨而明者有愈辯愈不明而置之不辨則又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何不思乎然此為諸臣言耳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故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羣枉之門今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鬩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夫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非運非速則毋乃自傷其明而威幾頓乎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為害多見於叔季之世庸愚之君今

聖明在御。乾綱獨攬。豈容有此。誠宜盡發諸臣之疏。勅

下部院。詳其是非。曲直以聽。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

中有顛倒謬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震肅。

議論分明。而朝宇之間。廓然有天地寧之景象矣。

皇上亦何憚而不為乎。至于諸臣。自此亦宜平心和氣。正

大光明。勿以國家公事。而徇私交。勿以兒女下情。而賣君

父臣。嘗為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譽為君子。無

益也。天下後世以為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未傷

也。天下後世以為小人。則真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

公論甚晰。自古及今。未有能逃念及于此。將客氣自消。而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十九

爭端自息。此又臣一得之愚。而欲為諸臣忠告者。臣與諸

臣。比肩事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目擊世

界紛紜至此。而臣處輔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

直陳其愚。惟聖明少加意焉。論屏奏草

五月山東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牯牛一隻兩頭

三鼻四目二口邸報

吏部尚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一梟

不報。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因

苦哀痛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不揚因上疏乞休。閣臣葉

向高奏言。承平無事。人主常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

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為

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猶臣之所深懼也。伏望聖明將

吏部推舉諸疏。亟賜檢發。使丕揚得以少行其志。而安

其身。其所光于聖治聖德。真不小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憫。銓臣公清端亮。董幸百僚。況今

國家多事之際。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

日。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

候朕詳審。即行檢發。該部知道。奏記

上命發餉募兵以拯遼左

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蔣孟育趙用光應天諭德何宗彥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二十

洗馬南師仲浙江編修黃國鼎刑科給事中周曰序江西

檢討盛以弘刑科給事中張國儒福建檢討雷思霈戶科

給事中王紹徽湖廣編修龔三益戶科給事中顧士琦河

南吏部主事王宗賢兵部主事胡思仲山東刑科給事中

彭惟成工部主事邵輔忠山西尚寶司少卿魏可簡兵部

主事曹珍陝西吏部署員外郎袁宏道兵部員外朱一馮

四川戶部員外張之厚刑部主事王元雅廣東刑部主事

鄒元會工部主事趙賢意廣西戶部主事劉仲斗行人丘

懋煒雲南戶部主事朱之臣中書舍人李成名貴州評事

丘雲肇行人陳伯友

詔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遼東原屬山東。士子赴試。輒達嘉靖甲午。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大科八人。又大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已酉。從言官請。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為令。

八月初七日。福建諸執事既入闈。是日雨如傾。至初九。不絕。水強二尺有咫。屬風隨之。垣壞壁穿。至初十日。雨漸緩。行泥淖中。乃以十二日為初試。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揭云。伏觀玉牒紀載宗支。係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曆

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奉旨。命翰林院委官并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王

制誥兩房官員續修完備。進呈訖。查得前次襲封新生。計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益綿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請勅宗人府禮部通行查照。

取勘明白。照例委官續修。揆之事理。勢難再緩矣。

奏

閣臣葉向高請處置邊餉。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為可憂。度其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會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

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罄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戈內向。卽相率投虜。天下事將

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

聖明。亦必為此繫念。欲講求備禦之方。顧所為備禦。豈有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

曾雖強橫。我亦何至坐受其禍哉。今創遼兵餉皆缺。至數月。其養馬之軍。皆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

景象。即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况欲責其出力以禦虜乎。祖宗相傳。金甌無缺之天下。一旦危急至此。誠可憂也。誠

可痛也。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而聖心必不肯從。戶部又萬分匱

竭。問寺又那借將盡。萬想千思。策將安出。不得已。且下廷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王

臣會議。看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伏望

皇上將此疏亟發。勿待三日。如復遷延遲緩。視為故常。則

臣真不知其禍之所終矣。

閣臣葉向高再請會議兵餉。揭云。昨接劄遼總督王象乾

揭報言。達虜頭目十箇。共聚精兵五萬餘。要明犯鐵嶺衛

等處。暗搶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以重罪。此其勢已極為猖獗。而督臣又移書于臣。恐此虜與奴

酋合謀。東西並舉。遼東孤鎮。難以支吾。卽欲發兵應援。而糧草久缺。兵不肯行。然則邊鎮之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矣。前戶兵二部請餉之疏。皆至窮至迫。至明白易曉。臣聞

次票擬下廷臣會議而皆留中我

皇上神明聖武留心邊事何致今日獨玩忽若是豈恐廷臣會議首及內帑而故難之耶臣觀士庶之家苟有蓄積則必高其垣墉多其奴僕以為捍衛即糜費不惜何也小有所損則大有所全也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蠢爾大羊生心日久有如邊鎮不支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為皇上守此者誠使割內帑之什一以充軍儲資之捍衛其為利害得失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細觀事勢實萬不容緩臣若不懇切極言則誤國之罪當在于臣故敢冒昧直陳如此

綸旨
奏草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

是年副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歙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異形怪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摧倒邊牆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衝合毀壞無算山東旱蝗畿

報

西真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

報

奴酋遣子養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已又闖入靖安堡聞那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往撫順關脅隣段牛酒已又勾西虜宰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吏日夜告急時按部御史請添募兵及改三協父寺馬厲鎧甲急撫北關收宰煖以折其謀

建夷考

倭弁琉球虜其王聲取雞籠淡水侵閩廣日本考時朝議允于金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為率事竣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史臣何宗彥防海固藩議曰今之譚東事者益牘滿公車矣任事者見謂我以封款彼而海上之盟固若金石也何順也議事者見謂彼以封愚我而其謀叵測至且旦夕也又何逆也然而一順一逆均非倭之情矣夫謂封之足以款彼者謂其愛我耶以武往而以好歸皆媾者之詞耳俛而聽命必有厚覬其非愛我也明甚謂其畏我耶我之伎倆倭所畢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矣其非畏我也亦明甚非愛非畏而竟徘徊觀望受封以返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難我也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乖而議事者亦詘也愚請借著而籌之金山之寇已淡而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汛勢不得不挾中國以制朝鮮而中國疲于奔命憚于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其局而要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泄泄而已耶養其全力一舉而下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整于我此一策也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

不然則直走天津。扼我吭項。出偏師以綴朝鮮。而令其毋敢動也。又一策也。不然則候風乘汎。非指登萊。南窺閩廣吳越。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恍惚蕩漾。莫可端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者。後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海。外防藩。所謂萬全之畧。焉可不朝計而夕議之。竊聞倭之爲患也。拒之於岸。不若拒之於海。拒之於門庭之內。不若拒之於藩籬之外。拒之於海內者。中國自爲守也。拒之於藩籬外者。朝鮮爲中國守也。所謂自爲守者。法在據要害而充軍實。夫鴨綠江。朝鮮之犄角也。宜宿重兵以固封畧。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朝鮮而助之勢。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十五

時暇則修屯田之政。汎便則扼泛海之路。此遼左之急務也。天津。京師之襟喉也。舊制海船頗稱得策。奈何因封而遂廢之。今宜多製餘艘。練習水戰。召募近地土著。雜以南兵以充其籍。時浮游於波濤之中。時偵探諸島嶼之上。此亦擁護神京之急務也。其他如守沙門諸島以控登萊。守馬蹟諸山以控淮揚。守大堵諸山以控兩越。守澎湖諸島以控閩廣。各以信地責成。撫按毋令一人一兵得及於焉。方爲完策。何也。我師海戰而勝者十之七。內戰而敗者亦十之七。其故有二。我師入海。效成莫逃。洪艫巨艦。可以凌賊。毒藥火器。賊難近島。一也。

竊欲泊島。我已先據。竟走登岸。我可夾攻。載水而飲。水盡而逃。二也。惟是情跡之罪。宜重。闕出之禁。宜嚴。間謀之賞。宜厚。自防既固。彈丸小醜。尙安能借險陽侯。鼓威海若。以逆我執事之頗行乎。若夫朝鮮之爲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彼其先延祚千百年。頗能奉我中國之命。役屬諸夷。雄長海上。豈其於今而遂爲絀弱。夫亦窺其君臣康淫逸豫。素無備而動耳。今播遷之後。君臣上下。捍衛甚嚴。士馬芻蕘微之。諸觀察各道。甚給起義勤王。各道之父老子弟。甚切鞭雖長。不及馬腹。倭即乘其不意。而中之毒惡。能夷千餘年之國爲甌脫乎。况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十六

其地有烏嶺之險。一夫當關。千人自廢。又可憑藉而守也。宜時遣一介行李。討朝鮮君臣而責成之。曰。誰無疾疴。能者早除之。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而後布德蠲惠。吊死問孤。莫如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夷傷。補卒伍。據扼塞。莫如此寇至而不能禦。寇退而不能守。夫水激則騰。馬激則騁。況國之君臣乎。以隋煬帝之凶暴。唐太宗之英武。曾不能得志於朝鮮。奈何視爲積弱。而不一振厲之也。或者遂謂宜倣漢設一都護。以鎮撫而訓練之。愚竊以爲未可。蓋昔日往援涿。劫之毒已深。怨咨之口未息。今復遣將屯守。能保其不恣睢以漁下乎。能保其不

姑息以縱士乎朝鮮奉我正朔爲我能庇之也庇之而故擾之其不折而之倭也鮮矣况因糧於彼則殘破之後所耗空虛轉輸於我則千里饋糧士不宿飽非計也愚故曰朝鮮之爲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我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我之瑕朝鮮亦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朝鮮之瑕其勢若分而不合然我堅而後可以餘威庇朝鮮朝鮮堅而後能以全力屏我其勢又合而不分此雖書生之恒談而究竟萬全之畧曾不出此藉第令信無賴之飾詞昧狡夷之要領謂一封可以塞責而暫退可以釋肩遂令兵之已聚者散備之已設者弛船之已造者毀開霧啓侮長此安窮其禍恐不可勝悔已嗚呼保金甌而宇屬國天子之任也布公道而收羣策大臣之任也執桴鼓而夾封疆將帥之任也各盡其任而互濟其功則扶桑之劍可倚肅慎之矢可來而今何大謬不然耶上與下垂任與議左勇怯互耗行間賞罰多乖名實此昔人所云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者愚竊競抱杞人之見而未敢深言之也

奏議

各省巡按於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陳鳳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送入學者拒之真一大快陳後至副都御史泰和人

神宗初年浙中亦有告考丙子年吳御史從憲收至于五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革而督學自以干請批送者甚多已酉陳大綬至亦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浮梁人先是屠柘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浙中持法嚴平體俱絕先任爲秦鴻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青衿居間可以券取時有秦進屠出之諺屠陞南太常少卿萬曆初張江陵爲政繩下急改爲祭酒治如督學時而周敬菴于義爲司業周亦無錫人和厚得士心時又有屠壽周全之謠至形奏疏屠壽轉太常卿出小鄭人祈玉妻楊氏夫歿守節王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以祭時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哀感

孺人出紀

庚戌 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奏言青陽肇布 聖政維新。懇補閣臣以隆政本。此第十六疏也。其略云。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爰立之盛事。于天道至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瞻新輔之丰采。于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山苦海之中。使得與窮陬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皇上之功德至大也。可謂言契而志苦矣。

閣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毋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

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即有喙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昭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元良未建。聖衷何嘗不熱定也。祇因

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鼎盛。聖衷何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睿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

口又復滋多。以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顧使四海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苟

少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煩瀆 君父。惟此一事。

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毋論臣民願望于下。即

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于 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爲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堪進修。伏乞裁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俱出開講。是真日前萬

不容已之切務也。

綸屏奏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充主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驥。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已酉秋。閣臣上言。庶吉士之選。往每隔一科。自丙戌以來。科科皆選。以致翰林官壅滯日甚。難以疏通。請照往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

例。隔科一選。明歲暫停。上從之。故是科無館選。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 朝覲。俸深各官。疏略曰。臣惟中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爲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

兄亦最爲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陞轉。非但以均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爲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滯。

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議去者。故人情甚爲厭苦。即強之莅事。亦衰頹不振。于民

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 朝覲各官。其資俸視前尤更久。屬地方災。稅捐循拯救。百凡竭力。其勞